

血沃巴山

——重庆城口县红色故事



华夏出版社

血沃巴山

——重庆城口县红色故事

重庆城口县委宣传部

重庆城口档案史志局

主 编

重庆城口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裴 智	卢鹏飞	于少东	张弟科
主 任	汪玉平			
主 编	龚 农	周文清		
副 主 编	江奉武			
编创人员	朱万鹏	向求纬	刘道兴	马 卫
	王熙章	李善平	张晓华	江奉武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沃巴山——重庆城口县红色故事/龚农 周文清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骆驼草丛书系列)

ISBN 978-7-5080-5268-5

I.血… II.①龚…②周…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58.9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234 号

书 名:血沃巴山——重庆城口县红色故事

主 编:龚 农 周文清

出 版:华夏出版社

发 行:华夏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邮编:10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刘小枫

出版监审:张永超

装帧设计:蒋 宏

责任编辑:刘 晨

印 刷:重庆新视野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23)58226536

开 本:889×1194mm 1/32

印 张:6.5 印张 字数:120 千字

印 数:0001-1000 册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0-5268-5/I.1216

定 价:19.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今年10月28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挥师城口77周年纪念日。出版这本反映当年如火如荼的革命业绩的故事集,恰逢其时,它体现了老区人民对革命先辈的虔诚缅怀,是我县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我们对《血沃巴山》的如期问世表示祝贺。

这本故事集弥足珍贵,因为它记录了那段在城口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岁月,承载了伟大的红军精神。

城口红色历史在全市具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是重庆唯一成建制建立从县到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县,在重庆市是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攻占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老苏区。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王维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城口播撒革命火种,红军将士和城口儿女为保卫苏区浴血奋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大量的红军歌谣和革命文物,培育了伟大的红军精神,是鼓舞今人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川东游击军到红四方面军,以创建苏维埃政权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斗争长达8年之久。红色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既不可多得,也不可再生,拥有这样的历史是城口人民的无尚骄傲。

这本故事集不可多得,因为它能够发挥资政育人、提振精气神的独特作用。从硝烟中走过来的人民共和国,一天一天强大起来,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祖国愈是强大,城口愈是发展,愈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随着历史的推移,红军将士

和苏区人民创造的历史,孕育的精神,就更加弥足珍贵。尤其,七十多年前僻远的城口,就有 3000 多人参红军和游击队,有 500 多人参加长征。这本故事所表现出的前辈们那种坚贞不移的信仰,无以伦比的勇敢,对于今天的城口人进一步开放发展,追赶跨越,仍然具有现实的启迪和激励作用。这些经典的革命故事,曾哺育一代代城口人茁壮成长,也必将砥砺无数新生一代秉承前辈崇高的品质风范与坚定的奋斗意志,去创造一个个新的光荣与梦想。

同时,《血沃巴山》一书对深化我县党史、苏区史、军史等领域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明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诞生 90 周年,开启“十二五”发展规划。作为具有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城口,一路与贫困抗争、争取幸福生活的蹉跎历程,值得去回顾升华。更何况重庆直辖以来,城口不甘落后蓄势待发,如今“五个城口”建设步伐加快,“五城联创”提升了城市形象,红色热土、生态乐园和重庆北大门的魅力逐渐显现,正在演绎无数开拓奋进感人的故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这些素材挖掘出来,让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问世,将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全县人民。

中共城口县委书记 裴 智
城口县人民政府县长 卢鹏飞

目 录

第一辑 红土地传奇

任河放筏人	3
会说话的石门槛	6
深山鸟语	9
陈太侯菜子坝脱围	12
哑巴夜烧王二团	15
一顶斗笠	19
饿不死的红军汉	22
肖云珠为民夺款	25
征对联智捕密探	28
范司令汤耳沟受戏	32

第二辑 大巴山烽火

王波智取空壳洞	37
激战红花寺	39
奇袭龙王垭	43
伏击黑松林	46
红军巧攻小河口	49
鏖战朱家寨	52
勇剿“神兵”，智歼“扇匪”	55
山民怒驱王三春	58
“斑竹剑”戳破敌胆	61
木炮	64
羊桃酒	67
神奇的“水电报”	70

第三辑 任水深深情

红军药房	75
喇叭声声	78
一个瞭望孔	81
一条红军标语	84
红军壶	87
笕槽沟秘情	89
革命法庭纠错案	92
刻在树上的借条	96
文书记巧筹路费	99
镇田石	102
苏维埃币与海带	105

列宁小学人之初	108
红鸡岭	111
一坨盐巴	112

第四辑 风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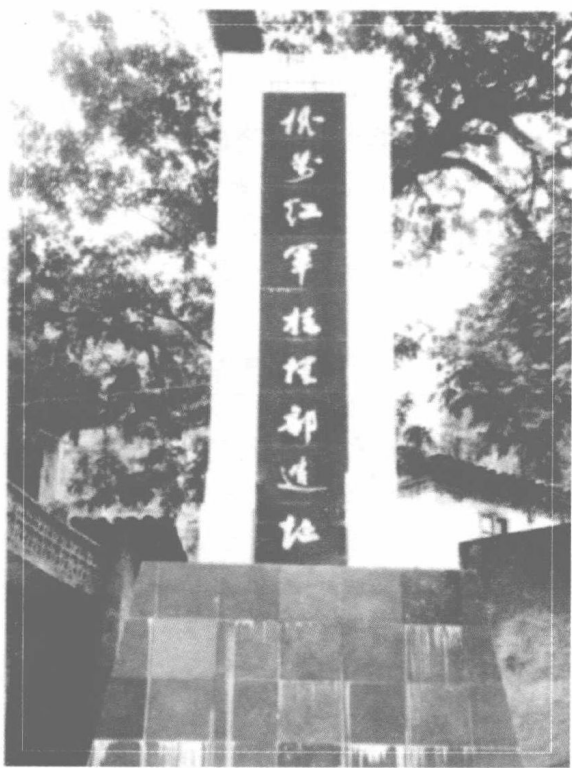
李先念畅饮“一碗水”	117
徐向前驱散“鸡窝寒”	119
王维舟的鹅毛扇	121
王维舟从容退“神兵”	124
魏传统“清油”换子弹	126
爱穿草鞋的王定烈	128
胡洪疆练“神兵”	131
红军女将蒲李氏	134
从童养媳到指挥员	137
朴实无华张显宽	140
邓乃觉二三事	143
刘代寿六姐弟共长征	146
送“春牛”发动群众	149
白熙仁“点团”聚兵	152
皂荚树下播火种	155
陈良春歃血结战友	158
一支半自动步枪	161
侠义英雄朱子玉	164

第五辑 血沃巴山

赤卫队群英献身	169
张景岳两救地下党	172
神医	175
“和尚”红军哥	178
菜疙瘩一笑拔毒瘤	181
半袋苞谷籽儿	184
一颗手榴弹	187
三家姓的故事	190
牛角蜂智破敌阵	193
皂角刺巧获情报	195
巴山背二哥	198
“严拿敌人侦探”	200

第一辑 红土地传奇

这本来该是一片远离纷争的净土,然而巴山人民却饱受苦难,从而不得不奋起抗争。他们是长工、背老二,是猎户,是哑巴厨师,是养蜂人……面对真理的召唤,他们懂得只有斗争才能砸烂枷锁,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义无反顾,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任河放筏人

弯弯曲曲的任河，在崇山峻岭中由东向西，倒流三千八百里，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照常情，这些年水流量减少，不是个放筏的所在；而且任河河道弯曲，石滩密布，水流湍急，有时河水就从两面石壁中间跌跌撞撞地蹿过来，再结实的木筏怕也要散架！然而，“老巴山”记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任河中可真是活跃着放筏人，激越的放筏山歌，不知在这大巴山中回响了多少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城口、万源作为川陕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外界的联系和交往，除了羊肠子一般的“背老二”山路，就是靠这条蜿蜒的任河了。那时，在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龙田、明月、黄溪、冉家坝一带的穷苦百姓，组成水上运输队，靠着几根篙竿，几条木筏，把茶叶、生漆、药材等山货运出去，运进来盐巴、百货、药品等物资。放筏队和红军打得火热，经常替红军运送军用物资，有些不会凫水的红军战士，还登上木筏，撑着篙竿找老筏工学放筏子呢！

老筏工中，资格最老、功夫最好的莫过于李麻子。这李麻子当时不过一二十岁，绰号“水鸭子”，据说他在任河放筏，有时一放几天，筏子上常常带着锅罐碗筷，筏子从险滩激流中穿过，竟能不打湿锅碗。这李麻子熟悉这任河里的水流，滩口，礁石，深潭，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这家伙身上皮肤随时油亮亮的，从水里钻出来，身上抖几抖便滴水不剩。他放筏子通常都是半眯着眼睛，有时还叼根烟杆在嘴里，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冷眼斜睨着前方和左右的水势地形，一只手像扛枪一样将那篙竿稳在肩上。有时木筏七翘八拱眼看要撞上礁石了，李麻子才轻点篙竿，朝那礁石准确地一戳，木筏就顺着水势和礁石擦身而过。那篙竿水淋淋的，忽而向左斜翘上去，忽而向右“叭”地一声叩入水中，这样，那载着货物的笨

重的木筏，便轻巧伶俐地在河中向前游动滑行了。

这任河放筏也真怪，凭眼看那河道，水中的卵石滩浅得像层薄纸，似乎根本载不起什么东西。时有深潭，又常伴以突兀的巨石堆，只在石与石之间漫过一股一股的猛水，木筏是很难通过的。任河由川入陕的地方，有个滩口叫“三星寨”。当地民谣说：“到了三星寨，阎王来得快”。据山民讲，三星寨滩口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阴河洞，潭水如滚汤一般翻着白沫，吼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有人曾丢了只死鸭子进潭，遍寻不见，半个小时后却从山梁那边一个淌水的山洞里冒了出来。老筏工们说，任河放筏，筏子过得了三星寨才算硬本事；而那李麻子趟三星寨，犹如回家吃家常便饭。

话说那年，国民党土匪王三春的部队占据了葛城一带，老百姓都把王三春称作“王棒老二”。这天，王棒老二派人找来李麻子，看样子要他去跑一趟任河放点货。

王棒老二问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麻子？”

李麻子回答：“大名鼎鼎不敢，脸上麻子倒是有几颗，有几颗……”

王棒老二：“听说别人都叫你‘水鸭子’？”

李麻子：“不敢，不敢，公鸭子，公鸭子……”

王棒老二：“看来你水上功夫果真了得？”

李麻子：“啥了得哟，莫听他们吹，三天打不湿，两天淹不死，命贱哪！”

这王棒老二悠悠地说，现在有桩美差想找你李麻子去办，你看如何呀？

原来，这棒老二土匪部队虽说穷凶极恶，但那装备实在是差劲，穿的衣服五花八门，烂朽朽的，活像是叫化子队伍。这次上级给他们配备了几大捆军装，想要运到沿河岔溪口去，王三春就打起了李麻子的主意。

这生意谈几不谈，在押送人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王棒老二说：“两个。”

李麻子说：“一个。”

“两个。”

“一个。”

就这样讨价还价,把李麻子惹起火了:“你那些老爷兵,享点清福倒是在行,在筏子上怕是连滚带爬,站都站不稳!再说,我那筏子也载不起几个人,出了事可别怪我李麻子不仁义!”

没办法,王三春只好派了个瘦小精明的匪兵,护送李麻子去放筏。

几捆军装用油布包着,绑在筏子上。那匪兵起先还站着,后来就完全趴在木筏上,死死扣住绳索,随着筏子东摆西甩,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楚了。李麻子暗暗好笑,叼着叶子烟,全不理睬这笨蛋。

木筏来到三星寨,只见河中巨石挡道,浪涛翻着白沫撞击着巨石,然后从两边分流而去,发出震天的吼声。李麻子在三星寨可是从未失过手的啊,可这次好像是“鬼打懵了头”,任那木筏直朝礁石冲去,也不用篙竿点开,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木筏撞到礁石上,随浪一冲飞上天,又重重地跌在深潭里,顷刻间连人带货不见了踪影。有河岸上砍柴的人惊呼起来:“不好了,不好了,李麻子翻筏了!李麻子翻筏了!”

没过多久,从山梁那边淌水的山洞里,人们看见随波浪冲出来两个人:一个瘦小子灌得全身鼓鼓胀胀的,活像一只死鸭子;一个浑身油光光的黑小子活像一只水鸭子,爬上岸来抖抖身上的水珠,满身摸他那叶子烟杆,可那烟杆早不知冲到哪里去了。

打那以后,王棒老二的部队好久没捞上军装穿,依然像一支叫化子队伍。李麻子的放筏队避过风头,又没事一样替红军放筏,再没在三星寨出过事。

会说话的石门槛

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大巴山上就有道会说话的石门槛。

门槛，本没啥稀罕的；石门槛，也见过不少。可是在巴山深处的石家坝，只要提起那道具有传奇色彩的石门槛，上了点年纪的巴山人哪怕手头活路再忙，也要抽空和你摆谈一阵。你要是走进那些农家大院，一些成天只照看看小孩、吼吼院子里的雀儿、手握半人高的叶子烟杆的老头子，更是喜眉笑眼地迎住你，向你摆起石门槛的龙门阵来。最后，总是用这么句话作结尾：“嘿嘿，人有灵性，天地知情，那石门槛有心无口，可真是会说话呢！”

我们要说的石门槛是两扇壁立的石岩中间，大约有一尺左右的空隙，横卧着一方石头。行人到此，只能单身抬腿通过，容不得二人并行。这且不说，由南向北的行人，一大步跨过门槛，必定踩在一块看似活动、却又取不出拿不走的石板上，发出“啪嗒”一声，声音清脆，带着山谷间特有的隐约的回音。跨过一步，“啪嗒”一声，步步落实，声声应验。每逢行人想要砸开一小块看个究竟时，“老巴山”会制止你说：“敲不得哟，那石头会说话呢！”

是啊，“啪嗒”、“啪嗒”的石门槛，你长年累月地说着什么悄悄话呢？

原来，7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月黑风高，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33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一支部队，掩铃衔草，由南向北，轻装奔袭驻扎在万源李家沟的一股国民党匪军。照理说，红军的这次战斗行动可说是安排得细致周密，天衣无缝，可是，红军摸到李家沟时，那股匪军早在两个小时前闻风逃窜了。怪呀，红军严密封锁消息，星夜出兵，鸡犬未惊，连多余的人影都没见到一个，是谁走漏了风声？

扑空的红军回到驻地，战士们一个个心事重重。徐老总让警卫员带上马，钻进一家土生土长的“老巴山”的茅草房，调查情况。那

位老人听徐老总讲述了情况，哈哈一笑，慢悠悠地说：“徐老总啊，我看这事你就不用着急，先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徐老总一听更急了：“老人家，这军情急如火，您就直接说说问题出在哪儿吧！”老人说：“咱们石家坝有八大怪，其中一怪就是石头门槛会说话，我看你的队伍八成就是在那儿出的错……”徐老总一听来了兴趣，静下心，听老人家娓娓道来。

从屋里出来，在老人的指点下，徐向前兴冲冲地领着红军指挥员们，马蹄得得地直奔石门槛。他兴致勃勃地下马，仔细端详着。这真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所在！他侧身从石门槛上跨过去，满有兴味地听听那“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他让同来的指挥员们都跨过门槛试一试。徐老总兴奋地搓着手，自言自语道：“嗯，嗯，不错！名不虚传，果然会说话……”

过了不久，逃窜的匪军又趾高气扬地回到李家沟。

匪军知道红军习惯夜战，而且行动迅速，来无影去无踪，自以为高明的匪军，照例每天晚上派两个探子，悄悄潜伏在红军必经之地石门槛附近探听讯息，以便早作打算。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名匪军探子隐藏在石门槛旁边的茅草丛里，得意地听着那“啪嗒、啪嗒”的“说话”声，暗中数着：“一、二、三、四……”

原来，敌人以为又跟上次一样，来个如法炮制，在石门槛这儿探听到红军的行踪，清点红军夜袭队的准确人数，好加倍准备力量，对红军奔袭来个反包围。可这次敌人实在是打错了算盘。两名探子躲在草丛中数呀，数呀，那石门槛老是“啪嗒、啪嗒”地响个没完没了，鸡都叫头遍了，可红军夜袭队老过不完？

就这么数着，数着，没等两名探子听完石门槛单调的“说话”声，那边李家沟已传来震天动地的枪声，匪军 100 多人已被 300 多红军摸了“夜螺蛳”，来了个一锅端。这两个数数数得昏头昏脑的敌人探子也被红军战士逮了个正着。

原来，徐总指挥和红军指挥员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这次夜袭敌营的时候，安排了几个战士来到石门槛，具体任务就是专门在这石门槛上跨来跨去，制造出队伍老是过不完的假象，吸引探子，

迷惑敌人。愚蠢的敌人果然上了当，这边探子数数老也数不完，那边敌人老巢还在傻乎乎地等情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红军包了饺子。

后来，那会“说话”的石门槛在当地就传得更神了，红军徐老总智勇双全的战斗故事也在老百姓中久久地流传开来。

深山鸟语

七百里大巴山，真是一片鸟的世界。从早到晚，数不清品种的鸟儿，争相发出数不清的叫声，令人心旷神怡，大饱耳福。听惯了鸟叫的巴山人，会充满感情地告诉你，那些鸟的叫声哪，其实都是鸟的语言，那些鸟儿都在“说话”，各种时候的各种鸟叫都在讲述着它们不同的故事哩。

这话听起来有点悬，其实你如果有机会走进大巴山，见识了一些会鸟语、识鸟语的人，你就会觉得真有点道理了。这不，在大巴山区城口县的黄溪河，早年就住着一位懂鸟音识鸟语的人，人们都叫他李老伯。李老伯在山里住了大半辈子，自幼熟谙各种鸟音。年轻时，他常常高翘二郎腿，躺在林中空地上，头枕着巴掌，身边放着几块苞米粑。他眯上眼一叫，馋嘴的黄豆雀、包谷雀便蹦了过来。再“佳佳吧吧”地一唤，花喜鹊便落到手倒拐了。再多叫上一会儿，花里狐哨的长尾巴野鸡也从草丛里钻出来。他常常把那些鸟语“翻译”成土语，什么“都——来来来来来……”“喳喳，喳喳，安家，安家……”“嫂嫂背个破——背篓！”

鸟语五花八门，但最有名的是李大伯模仿点水雀儿的叫声：“儿——吃一辈子！女——吃一会儿！”尖尖的假嗓，悠长的拖腔，这黄溪河远近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学鸟叫的声音。说起来，这点水雀儿的叫声，还串起李老伯一个遥远的故事哩。

那是70多年前，红33军一个团在黄溪河一带活动，跟国民党土匪王三春的部队周旋。红军团部驻扎在长池垭，离钥匙坪李老伯家很近，那些红军战士就经常到李家串门。那时李老伯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学得一口好鸟语，这可是一门独特的技巧呀，那些红军一天饭不吃水不喝，也要跟着他学几声。红军找他学鸟语，这李小伙自然来了劲，拿出看家本领，特别是他模仿点水雀儿的叫声，很快

就教给了红军战士。

当然红军来黄溪河不是来学鸟叫的,整天战斗任务很频繁,形势也越来越紧张。这天,红军得到情报,土匪王三春骚扰了一个村庄,抓住一些老百姓,要转移到县城去,而途中必须要经过长池垭,再取道小垭,才能成行。那些土匪狡猾,知道长池垭有红军,便想从旁边密林中绕道前行。红军得到消息,便事先在土匪必经之要隘处设伏,等待敌人上钩。李小伙熟悉地形,又会鸟语,也跟着红军一同前去。

土匪押着一群老百姓一路走来。百姓在前,土匪在后,王三春走走停停,东张西望,生怕中了红军埋伏。忽然,土匪在红军布置的“口袋”不远处停下了,那王三春见此地形险要,恐怕有诈,不敢再前行。这时,前面密林中传出了点水雀儿的叫声:“儿——吃一辈子!女——吃一会儿!”百姓中有个老头说,快走吧,你听点水雀儿都在叫呢,这儿连鬼都没有一个,怕啥子嘛!

王三春半信半疑,指挥部队继续慢慢前行。队伍来到密林边,前面老百姓刚刚走过,忽然林子里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敌群,土匪纷纷倒地,老百姓也趁乱逃进森林。那王三春见势不妙,带着几个土匪扭头就跑,侥幸保住了性命。

这鸟叫声怎么来得这般蹊跷?王三春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派探子四处打探,才知道钥匙坪有个李小伙,精通鸟语,会发暗号,害得他那次吃了大亏。王三春越想越气,发誓要将这人抓来,给红军一点颜色看看!

果然,王三春派人抓住李小伙,逼他说出用鸟语联系的暗号,李小伙仰天大笑道:“哈哈,这就怪了,从小在坡上学点鸟叫,又招惹谁了?啊?你说这雀鸟叫唤是个什么暗号?嗯?”

王三春无奈,只好把李小伙关押起来。

这天,王三春得到密报,红军护送着一批伤员,要秘密地路过小垭,转送到后方去。得此消息,王三春如获至宝,认为报仇良机已到,便派了重兵潜伏在小垭隘口,只等红军前来。同时他押着李小伙,必要的时候要他学鸟叫,诱红军入瓮。

土匪重兵埋伏在小垭隘口,静候红军伤员前来。果然,红军队